

懷舊友

往事鉤沉

十四年前，突接好友老戴的女兒越洋電話，告我老戴腦溢血猝死。我哽咽只說了一句「從此我沒有朋友了」。輾轉無法入眠，寫了一副輓聯：「引吭齊唱『青年團員』之歌，於朝陽初升之日，一起乘車赴東北關外。前十年黃金時代，後廿年相濡以沫，留我撫今思昔，除感慨繫之，夫復何言，從今後，無一知己；奮力跟上『改革開放』步伐，近花甲耳順之年，分別拚搏於大洋兩岸。又十年慘淡經營，盼餘年共享清福，奈君撒手西去，期把晤晤下，再敘舊題。在此前，何人可談！」

上聯講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的三十年。我倆是上海解放後，第一批學生入團宣誓大會上入的團。那時還叫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」，會前教唱「國歌」，第一句是「年輕人，火熱的心，跟隨着毛澤東前進……」後來他和我分別擔任兩個院校的學生會主席和團支書。一九五一年，畢業分配，同一輛火車到瀋陽，從東北工業部到中央重工業部、冶金工業部，一直在同一個司、處工作。戴喜歡領大家唱「國歌」和《我的祖國》，揮動雙臂，臉脹得通紅。我們熱情高，工作都非常努力。我專心業務，好表現自己，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遂在一九五七年被劃為「右派言論」、下放基層，從此在戰戰兢兢中生活，揣測「政治動向」，害怕不小心說錯了話。他走「紅」的道路，反右前入了黨。在「大鳴大放」開始不久後，黨內就傳達了會要「反擊」，他趕快向我發出警報，不然的話，我肯定會被戴上右派帽子，送去勞改、早死了。

「反右」第三年，他被「下放」到一個礦務局，任黨委秘書、財務處長。他的老家也在上海，我們過年必見面。談話中心是「窺測政治動向」。在黨委秘書任上時，他說書記和局長為謀私利，暗鬥得厲害；我向來把領導幹部們看得非常純潔，實際上是自己過於純潔了。大躍進失敗，毛澤東退居二線，看似有希望，他卻說經濟一有好轉，「又要開始折騰了」。不出所料，不久開始「文革」。他的話是給了我一個預警，我那時被調到上海一個工廠，埋頭當我的小科長，沒有講一句批評大躍進的「反動言論」，雖被列作「另類」，但平安度過了。所以可說是「相濡以沫」。

下聯講一九七九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事。我進上海社會科學院做「研究工作」，覺得過去在工業部和企業的經驗有用，認為自己還可以努力把荒廢三十年的英語揀起來，發奮自修；雖然受到研究所某些領導的刁難，不給我發護照，錯失了去加拿大修博士學位的机会，但最終我還是自費在一九八五年到加州（伯克利）大學當了三年訪問學者，回國一年後，被「一刀切」退休，沒有其他出路，只得再去美國得了個起碼的碩士學位。這使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教了十一年書，老伴得到學位後有了一份穩定工作，我們在美國定居，過上了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老戴在臨近退休的一九八八年辭任礦務局財務處長，回到上海老家。那時，引入外資，先是來了許多台灣小老闆。據老戴說，有些人並不真正想辦企業，而是帶些錢來大陸「玩小三」。幫助他們做帳，這個錢容易掙。後來一些國有大企業開始「上市」圈錢，需要找他們這些會計事務所「獨立審計」；這個錢就更容易掙了，都是大數目。制度上總會漏網，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「打擦邊球」，或者把已經打到界外的球硬是「做」到界內。他回到上海時，身上只有一個月工資（不足一百元）；十年後他去世時，有一套別墅、一套三居室，另外那時還有三十多萬美元現金，折合現值要加倍了吧。

我的「右派言論」，沒有一句是錯誤的，錯的是那個運動，可惜了我三十年的滿腔熱情。如果依着當年「新民主主義」，老戴早就應該充分發揮他的會計知識。我倆到晚年，實際上都背離了當年的豪情壯志。這事不該由我們自己負責，何況都已相當幸運。這類話題，只期「把晤晤下」矣。

楊繼良

文化什錦

第一老生計鎮華

鄧小秋

計鎮華，是上海崑劇團的當家老生。他從小喜愛京劇，一九四四年，如願以償，考入上海戲曲學校，學習崑曲，至今已在上舞台活躍了半個多世紀。一九八七年，他榮獲中國戲劇的「梅花獎」，成為當今崑劇界最為出色的老生表演藝術家。

計鎮華熱愛崑曲藝術，不斷學習鑽研。平時，博採衆長，兼收並蓄，戲路很寬。他在崑劇舞台上，創造了諸多成功的藝術形象，如《刀會》中的關羽、《琵琶記》中的張廣才、《爛柯山》中的朱買臣、《牡丹亭》中的陳最良、《千里送京娘》中的趙匡胤、《長生殿》中的雷海青、《浣紗記》中的伍子胥、《忠孝戮》中的程濟等，這些人物，有文有武，有顯貴，也有平民。但無論唱、做、表演，他都演得恰如其分，非常成功。每個角色，都是光彩奪目，栩栩如生。一九八六年，他去北京演出，當時任文化部振興崑劇指導委員會顧問的卓琳，看戲以後，讚賞不已，讚譽他為「第一老生」。

計鎮華的成功，與他受到許多良師的辛勤栽培與自身的不懈努力所分不開的。他在戲校時，初學小生，後改老生，由名師鄭傳鑾、沈傳芷等，教授很多崑劇老生劇目，傾囊以授，因材施教，成績喜人。由於他學習進步神速，老師們也有意給予重要的演出機會。一九五七年，他在十三歲時，剛學會了《出獵·回獵》中的劉智遠。有一次，老師通知他上台演出。那時他年齡很小，稀裡糊塗的將戲演完，結果，台下掌聲大作。原來，那次招待演出，是毛澤東主席在台下看戲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，自己第一次登台，居然就是為毛主席演出。

作為崑劇老生名家的計鎮華，富有藝術表演才能，並有較高的文化素養。他在藝術創造方面，從不墨守成規，勇於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，努力開拓創新。他平時除了演出大量的崑曲傳統劇目以外，還排演了很多優秀的崑劇新戲，如《滿江紅》中的岳飛、《唐太宗》中的李世民、《蔡文姬》中的曹操等。還演出了根據莎士比亞名劇《麥克白斯》改編的《血手記》，將古老的崑曲表演與外國的戲傳故事，密切結合，有機融合，神韻俱備，激動人心，獲得很大的成功。英國著名導演高本納看了演出以後，讚嘆地說：「我曾到過十多個國家觀看《麥克白斯》，數計鎮華第一。」

另外，計鎮華還曾參加過京劇的演出，如《瓊花》中的區英才等，都有一定影響。除此以外，他還涉獵於電影與電視的演出。如在電影《風流千古》中扮演陸游，在電視《琵琶行》中扮演白居易、《范仲淹》中扮演范仲淹等，也都有不凡的表現。作為一位崑劇的老生演員，能夠在京戲、崑曲，以及電影、電視這些領域中，都有如此傑出的成就，這在當今的戲曲界中，還是比較少見的。

含華吐芬，嚶鳴滿枝

齊夫

燈下集

這套書的策劃兼作者之一的王繼興先生，詩詞、文賦、書法、攝影俱佳，文史造詣深厚，筆下風生水起，多有靈性文字問世，收入此集中的作品命以《書香繚繞》，讀來果然滿頰生香，清風撲面。卡卡先生則以散文、雜文見長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成名的老作家，他的作品《淡泊散華》，確實文如其名，娓娓道來，不緊不慢，乍看似乎老僧入定，但常有睿智妙語，令人眼睛一花。長於文學評論的楊長春先生，其書名曰《讀書耕耘》，現實生活，中，他也是讀書筆耕兩不誤，筆下文筆既有浪漫抒情，也有理性思考。《錦上添花》作者張丙辰，寫雜文是把好手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，格律詩尤見功夫，常有驚人語。其他幾位作者也各有千秋，各擅其長，筆下多有佳作，為文無不奇絕。

「嚶鳴滿枝」，意思是說，枝頭站滿了互為知音的鳥，引過來滿座都是有共同語言的朋友。這套書的作者都是相交多年的文友，交情深的達到半個世紀，短的也有二十年來，志趣相契，情投意合，常在一起舉行文藝活動，每每仰慕古代文人的「雅集」美談。酒酣耳熱、高談闊論之際，多有效法王羲之等名流蘭亭詩論文的想法，後經河南省雜文學會名譽副會長趙有才先生大力協助，終於好夢成真。《嚶鳴集》中的十冊書，是同道同聲之作，其知音相通，卻體類各異，既峰巒對峙，又遙相呼應。其中，有思想閃光投槍匕首的傳統雜文，如孫振軍的《因為失衡》，張帆的《大野蠻光》；有觀潮聽濤針砭時弊的新聞時評，如岳建國的《不平則鳴》；有文史探源談古論今的社會隨筆，如陳魯民的《靜水流深》；有形散神聚緊接地氣的散文小品，如傾軋的《臨窗遐思》，闕則思的《在河之舟》；也有讀書論文探詢精緻的鑒賞札記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或可稱「泛雜文」或「大雜文」。

河南雜文界是全國雜文重鎮，有一批在雜壇辛勤耕耘的猛將，每年都有大批力作問世，如要展示其全貌，遠非一套《嚶鳴集》所能勝任。這套書算是開了個好頭，但願以後會有更新更好的《嚶鳴集》問世，以期再慶「含華吐芬，嚶鳴滿枝」。

趙有才主編的《嚶鳴集——河南雜文名家隨筆》甫一問世，便反響不俗。這套書製作精美，裝幀大方，內容厚積多，風格多樣，多位作者，都是河南乃至全國著名雜文家，在雜文界耕耘多年，成績斐然，各有所成。因而，凡接觸過這套書的人，皆有好評，業內權威人士說，這套書是河南雜文界的一次重磅衝擊，一次絕佳亮相。

「嚶鳴」一詞，來自《詩·小雅·伐木》：「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」後人多有引用，晉人陸雲在《答兄平原》詩中說：「經彼喬木，有鳥嚶鳴，微物識情，矧伊有情。」南朝梁人劉孝標在《廣絕交論》中說：「故網細相感，霧湧雲蒸，嚶鳴相召，星流電激。」明人劉基在《芳樹》詩中說：「含華吐芬，嚶鳴滿枝，君子有海，上以邀以嬉。」清人趙翼在《澗閣》詩中說：「眼前惜少嚶鳴友，海上以邀以逐臭夫。」《嚶鳴集》的出版，就是河南十位雜文家的一次「蓄謀已久」的「含華吐芬，嚶鳴滿枝」。

說「蓄謀已久」，是因為這套書的創意早在十年前就定下了，其間幾經變故，好事多磨，十年後才得以付梓，倒是合乎「十年磨一劍」的創作規律。正因為其「含華」的時間長，臥薪嘗膽，飽經風霜；「吐芬」的效果就特別的好，花開怒放，芬芳四溢。《嚶鳴集》的十本書，都是雜文家積累多年的豐碩成果，經過反覆打磨，精雕細刻，厚積薄發，蓄勢而動，終於一朝面世，驚艷文壇。

文學執著與人生追求

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 廖書蘭



於人大會堂

二〇一一年作者應邀參加北京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大會，攝（作者提供）

香港有很多作家團體，而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這個名稱，聽起來不像一個作家組織，既冗長又累贅，而相近的文學團體名稱，甚至一字之別，本港文壇也有不少。大家熟悉的有：香港作家聯會、香港作家協會、香港散文詩學會、香港詩人協會、鐘峰雅集、香港文學促進會、滄浪、獅子山等等不勝枚舉。其實，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是一個國際作家團體，來自不同背景的文學愛好者，聚集一起的香港文學組織。近二十年來，在一般人眼中較鮮為人知，甚至在文學圈內也知者較少，也有些人認為這個作家團體隨一九九七的到來，早已銷聲匿跡了。

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成立，至今已近有五十年的悠久歷史。當年由本港文壇著名文人黃天石（傑克）創會，歷屆會長有：黃天石、羅香林、李棣、李秋生、王世昭、何家驊（岳壽）、徐東濱、朱志泰、林仁超、余玉書、胡振海、廖顯輝、江素惠、裴有明、張傑昌、喻翰居，現任會長廖書蘭。著名會員有：饒宗頤、徐訏、徐速、易君左、左舜生、司馬長風、李輝英、劉以鬯、慕容羽軍、胡鴻烈、鍾期榮、鍾景輝、陳蝶衣、唐君川、黃崖、黃思聰、潘柳黛、盧森、姚立夫、吳瀟陵、胡菊人等等。

香港或許有幾十個作家團體，但唯有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是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在香港的合法分會，它除每年需向倫敦總會繳交會費外，亦需有會員參加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召開的年會。倫敦總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一個國際性的作家團體，與國際紅十字會平行。倫敦總會的成立，本由一些文化人定期相聚談天說地的沙龙，逐漸發展成組織架構完整的International PEN，於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爾斯華綏創立，現稱在一百零一個國家，有一百四十五個分會，一萬兩千名會員。中國筆會在一九二五年成立，徐志摩以中國上海筆會名義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訪問，從而促成在北京與溥儀的大合照。

台北中華筆會於一九五八年成立。P.E.N.是筆會的簡稱，源自P是Poet（詩人），E是Editor（編輯），N是Novelist（小說家）。

基於對文學的愛好及對國際筆會的榮譽感，筆者自當選會長以來，積極開展會務，渴望可以擦亮筆會的金字招牌，同時亦為本港的文學發展盡獻綿力。但是，萬料不到，這卻是噩夢的開始。

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我當選為會長，旋即九月十二日即向倫敦總會International PEN繳了會費。

二〇一一年九月，我繳了會費，仔細一看收據，竟然看到收據的抬頭人不是我，收據的會名Hong Kong Chinese-speaking PEN亦不是本會，於是，我翻查二〇〇八年到中美洲哥倫比亞開會，我親自繳會費的收據，原來和現在的這張收據如出一轍。換言之，本會的名稱、會長的名字，甚至本會的通訊地址，皆非屬於本會。這表示，在本港，有另外一個筆會，以本會的名義與倫敦總會聯絡。於是，我再翻查資料，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至五日，本會與倫敦總會作為合辦單位，所辦的文學研討會2007 International PE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，清楚看到非本會的英文名稱Hong Kong Chinese-speaking PEN，這一驚使我倒抽一口冷氣，我仔細的逐字逐行看，企圖能找到與本會有關的蛛絲馬跡訊息，幸好大會主席喻翰居（Mr. Lingju Yu），確是本會前任會長的名字。這一點，令我覺得事情還沒壞到極點，兼且，參與是次大會的工作人員，皆是本會會員，於是我致電給秘書長詢問，他聽了也感震驚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我與秘書長共同為筆會的正名而奔波。我相約文學前輩吃飯，或親自登門拜訪賢達，求知筆會原委；但各說各話，各持己見，有人甚至說，只有他的屬才為正統國際筆會。當然，也有某會主席向我表示，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至今已五十多年，而他們成立的筆會才十年，想當然，我們的筆會是正統云云。

眾說紛紛期間，幾度想放棄爭取本會正名的意願，因為屋漏偏逢連夜雨的困境，又向誰傾訴呢？縱使本會某些會員，對我有些微詞，但使我一篇

治客

人生在線

陳紹龍

治客不只治人，也管菜。雙魚格局治客的要拿主導意見。幾隻幾隻，幾炒幾炒，雙魚變雙魚，紅肉還是白肉，甚至肉裡要整多少粉等，主家也多與他商量。治客的聽聽主家的意見，其實，也多是治客的盡了禮數，主菜單多半還是治客的自己做主。主家的家底是否殷實他卻瞭若指掌。不過，雞魚肉蛋這些大菜是一定要有的。草菜也不能少。雞就在這粉上。「十碗大菜九碗粉」，要是家底薄，做菜時就多用粉粉塊壓底。譬如，在粉塊上放幾片雞肉片，那這道菜就是雞。這紅燒肉，在粉塊上敷些雞絲，那這道菜就是雞。這道壓底的粉塊多少也靠治客的自己拿捏。自然，他也就把這道量好的結果跟鍋上的大厨做個交代。

「油着——油着！」大菜上桌治客的也不消停，他扯着嗓子喊。食客一聽「油着」，也頓時來了精神，都知道肉上來了，叫人避讓，小心碰了碗，油沾着衣服。其時，人們也多尋着治客的喊聲，舉箸等待，往往肉一着桌，七八隻筷子一同伸出碗裡。這也是治客的想看到的局面。要的就是熱鬧，哪碗只能開頭吃飯喝酒。席談，治客的多是「一碗粉湯，在一邊扒幾口飯了事。他又累又乏，嗓子起火，一天的流水大宴，場面屬於食客，自己倒是沒時間動一下筷子。當然，主家不會忘了揣兩盒煙在他衣袋裡，算是對治客的犒勞。

「舅老爹來啦！樓上請！」那天我到秋李郭出禮，一個遠房侄兒結婚，席間剛一坐定，就聽樓下客人在叫。任兒家有兩層樓房。宴席就設在家中，樓下放四桌，樓上放一桌。樓上是一主賓席，留給貴賓或者家中至親長輩坐的。聽到叫聲，我這才發現，靠近家堂面朝外的一「上席」是空的，原來是留給「舅老爹」的。「舅老爹」是老舅，威望高，有話權。一家人都看得他的臉色，別惹他不高興。這一點，操持整個婚禮飯局的治客自然小心。他一面吆喝，一面親自在前面對帶路，引舅老上樓。如此小禮遇，舅老爹心喜悅。他剛一落坐，治客的又轉身下樓，問記帳的舅老爹是否出了禮記了名姓，如一時還沒上帳，便要吩咐記帳的把禮簿的第一頁給空出來，這第一頁的禮簿也如同席間的上席，是留給舅老爹的。治客的會考慮把客人安排妥當，不能出半點紕繆。

鄉下宴席多在家庭操辦。家裡地方小，也放不了幾桌的。出禮人多，自然坐不下，多擺「流水席」。自開席始，一直擺到夜間不息。這麼多人吃飯，總得有人操持才是。「治客」就是操持這場飯局的主事。流水席如流水。然而，誰都想坐頭席，早吃，盡享口福之福，一勞待總有處處，飢腸轆轆難忍，菜香酒味也誘人垂涎。往往人多位少，引起席爭爭，也是常有的事。調停此事頗難，也最能考究治客的能耐。治客的腿快，嘴動，眼也活絡。他能安排年老者、外地客人、尊貴客人坐頭席的。當然，席間遇有生面孔，治客的好也不會忘了向主家了解此客的身份，也作了妥當的安排，免得有所怠慢。沒有坐上頭席的人總是不悅，治客的就一遞煙，一面扮一張笑臉說着「人多包圍」之類的话，一面讓人家安排給客人倒茶，這會，治客的像是自己做了事了似的。